

从赎罪券到美元——西方理性的兴起与衰落

——韩雨

刚开始阅读《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》这部书的时候，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西方文化史的片段，这些片段之间虽然存在着联系，但是我却无法从不同时期和地域的文化现象中找到共同的主题。直到我读到了笛卡儿的例子，我才确定了想要这本书回答我的问题——理性的缘起缘灭。“三十年战争”期间，笛卡儿在一个军营中“希望能理清当时辩论中各个对立的哲学系统所造成的疑惑”。如果类似的想法发生在中国，我一定会很震惊，因为我国历史上虽然有人能用统一的理论——如易经来解释天文、医学等不同的学科，也有人能用同一种学说来阐“三教合一”的理念，但是却似乎没有哪位圣贤像笛卡儿一样，想过如果不能用统一的理论来解释，那么不同的学说之间应该怎样进行交流的问题。显然这不是一种学说打败另一种学说的交流，只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，而理性也是近代西方文明最显著的特点。但是理性并不是人类必然的选择，除了理性之外还有经验、本能、幻想等都可以指导人们的生活。因此我想是否正是因为一些不同的学说如网络般彼此交织、碰撞，才迫使西方人必须对它们存同去异呢？而舍弃所有学说具体的部分之后，剩下的就是理性了。而当网络中某个节点占据了绝对优势之后，网络再无共振的可能，理性也就随之消失了。也即理性的兴起和衰落是一种网络现象。本文就想用书中提及的材料来阐明这样的猜想。

一、理性的定义

我认为理性包含两个方面：客观和克制。人会面对两个世界，一个是通过感

官感知到的现实世界，一个是现实世界映射在脑海中想象世界，能够去认识真实世界、愿意相信观察到的世界就是客观，反之去想象世界就是主观。认识世界之后，人还要和世界互动，能克制个人冲动、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理性，反之就是任性。

当读到帕斯卡用概率论的方式劝他人相信上帝的时候，我认为西方的理性确实兴起了；而再看当下西方人对待伊斯兰、中国等不同文化的傲慢敌视的态度时，我也认为他们的理性确实再逐渐丧失。而于此同时发生的也是西方社会网络从兴起到固化的过程。

二、西方社会网络进化的过程

作者把西方这 500 年的历史分为宗教革命、君主革命、自由革命、社会革命四个部分，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社会网络变迁的过程。西方最初的网络是教会组织的，随着欧洲城镇的复兴，世俗活动增加了，而教会在这方面的组织能力明显不如地方领主，于是旧有的节点从教会的网络上脱落，加入了君主制网络，资产阶级也趁机贵族化了。而当工商活动增加之后，君主制又力有不逮，革命再次发生，建立资产阶级专政，形成了商贸网络。而后两次革命其实是运动或者改革，费边主义的失败和各党派同质化，恰恰反映西方社会逐渐固化，再难有大的变动了。

网络节点间的互动

西方文化有别于东方最主要的一点是西方文化缺乏顶层设计，没有一种规定好的方向让所有节点朝着运动。每个节点都自主地在找寻自己可以接入网络的机会。比如路德在查理五世那里会遭到审判，却能获得萨克森选地侯的保护，塔索

周游意大利，在一个地方遭到监禁，在别处却被待为上宾。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要彼此寻找。然而奇特的是虽然每个地方的人品味大相径庭、各种学说水火不容却能够彼此交流。比如作者提到 16 世纪的教皇在品味上是人文主义的，伏尔泰的《英国书简》在法国引起了轰动，意大利的歌剧长期统治法国宫廷等等。如传记作家借伏尔泰之口所说的“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话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”，正是这样无法同化彼此的交流促进了西方理性的崛起。但是当网络中的某一个节点过于庞大的时候，据理力争的辨别真理就不大可能了。例如作者写道，拉辛因为剧本揭露了人民的困苦而遭到路易十四的厌弃，贝尔尼尼和普桑对卢浮宫的设计永远不能让法国宫廷满意，拿破仑为了获得教皇的支持而厌恶观念学派的心理学，还因为政治原因迫使斯塔尔夫人流亡德意志等等。

网络中连线

西方社会中的各节点是被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？最初是靠信仰，其后是靠荣誉（如博马舍和人决斗，以及追到西班牙，逼着妹妹的未婚夫重新缔结婚约，以挽救妹妹的名誉），最后靠金钱。期间印刷品（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）、谈话沙龙、艺术家（如鲁本斯游走于各国宫廷）也都是辅助性的连接方式。

三、网络结构对理性文化影响

西方社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定型，而西方文化也是在那个时候逐渐偏离了理性。理性在文化艺术上的表现就是艺术家更相信客观的观察，因此他们描绘的重点是自然或者是自然与人的关系。反之非理性的艺术更推崇想象，因此他们观察的重点是人的内心。

例如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戏剧往往突出天意无法捉摸、命运不可能驾

驭。哈姆雷特把一切都计划好了，却死于误会。莫里哀的《伪君子》虽然写人，但是重点不在于讽刺人性，而是描绘社会现象的荒诞。巴洛克艺术的富丽堂皇当然是人欲望丰盈的彰显，但是突出的是人开发自然能力的增强。古典音乐很多是听不出情绪倾向的，充满了对情感的克制和对自然的向往，甚至巴赫的一些乐谱从纸面上看都能发现旋转对称和平移对称。

而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开始脱实入虚，耽于想象。现实主义虽名曰现实其实是人的现实，重点已经转到人心和人性，无怪作者说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分支。这个时期艺术的特点是不再克制欲望了。《包法利夫人》中的欲望再也不是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中那样与道德斗争，而是代之以无限的同情。工业化的千篇一律使人不再接触自然、城市生活和交通工具则把人从大地上抽象出来，这一切都促使艺术不再关心自然而发掘内心，为艺术而艺术流行起来了，心理学兴起了，意识流出现了，印象派乃至抽象派形成了，立体主义甚至不相信自己双眼的观察了。而欲望的急剧高涨必然迎来破灭，对内心的一味探求也容易精神恍惚，兰波为代表的毁灭主义、颓废主义成了上流社会的风气，到一战前西方文化圈已经对民众的生活漠不关心了。如王尔德所说“自然模仿艺术”的时代。

四、西方理性衰败的根源

1) 中心节点的壮大使得网络失去了平衡

如前所述当网络中节点彼此力量均衡的时候，彼此互相牵制，能彼此影响的方式只有理性的方式。当某一个节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不再受牵制，理性随之消失。

2) 网络越来越稠密，新的改动越发困难

当网络稀疏的时候，增减一个节点是容易的，但是当网络稠密之后动一个节点都会牵扯其他节点。

3) 传播技术增强了马太效应，加剧网络不平衡

书中写到印刷术帮助路德传播了他的学说。报纸出现之后，文学评论随之兴起，黑兹利特的评论为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最终定性。

4) 文明进化的主体模糊

人类进化的单位是个人还是彼此密切合作的群体？立足于个人的西方文明可能已经接近自己模式的上限。

5) 理性方法的统一不是结论的统一

尽管支配西方文明的演绎方法是一致的，但由于行为的动机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（笛卡儿所说的“心”），因此演绎结果是永远不可能统一的，带来的是无休止的斗争

6) 西方文明的进化成本太大

西方的文明进化，像是达尔文主义，要不停地斗争。但是在两次大战和冷战之后，西方意识到斗争的结果可能不是进化而是一起毁灭。西方文明的进化的动力没有了。

7) 规则制定者成为了参与者

当大节点在网络中连线过多时，大节点就具备了掌控连接线的特权，他必然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连接规则。规则不理性的了，整个网络都会失去理性。比如教皇发的赎罪券和美联储的 QE。

五、理性的出路

上面的第七条表明公平的网络中规则制定者不应该成为参与者，但是紧跟着的悖论是如果不是由重要的参与者来制定规则，那么这个规则凭什么让他人遵守呢？由此可见在现行的结构中——主权货币作为连接线的网络结构中，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。因此结构必须变革。从上面的第三条可以看出，传媒技术的进步具备改变网络结构的力量，技术革命的力量可以代替斗争的力量。当今最有力量的传媒技术当然就是互联网了，互联网中最重要的资源——流量（空闲时间），每个人所占有的份额差别并不大，因此这个世界中有机会有机会让每个人更公平。但是现在互联网并没有能够成为支配世界的核心媒介，因为互联网上的节点间的连接力量太弱，彼此不可信。而能够增强互联网信用的技术就是去中心化的区块链。用全体间彼此制约的信任代替主权国家的信任，可以避免网络中某个过大节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不公平的规则。